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五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五

前集

人倫門

牧守

牧守所以明目達聰

說苑君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君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闢四明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孔子

孔子宰中都

家語相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五刑異食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齊國在東故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夫子教子路治蒲

家語殿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夫子三善之

家語辯子路治蒲二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其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事此其言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乎

賢豪辯博者親之師之揚惡蔽善者察之

說苑黜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巫馬期之勞不如宓子賤之逸

說苑黜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酷吏

虎角而翼

揚子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宋滅曰韓詩外傳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

刑

刑亦述職

正之周禮贊人師十二人辨云曾平也王平定物價者師也中大夫一辨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司馬光曰平皮命切師者侗子之命

同前

師者人之模範

同前

善師者師心

關尹子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稟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度己而師

中說釅文中子曰度德而師禮記不如易子而教今之亡矣釅

為人師則不可妄為

子家子既為人師凡不可示訓之事切不得妄為

王孝逸白首從師

中說釅繁師玄聞重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悔一師玄

曰于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姚好撰陳留王孝逸詩見先達之儆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文中子十五為人師

同前

項託七歲為孔子師

淮南子修務項託年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師法

國將興必貴師傳

荀子勸學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其意人有快則法度壞

師法

人不可以無師法

荀子勸學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能則必為亂

能自正辨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瑛莊之
曾闔閭千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
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驛駟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
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造父之
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實美而心辯知必將求
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
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
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雖相與然也今古不善人
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
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
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夫子四友

孔叢子論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
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
不可以其非人也周文王附奔轅後禦侮謂之四鄰附
御齊謙以免乎庸里之害御識桓大闕懿子曰夫子亦有四
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附乎
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
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師友不可非其人

整隅子姓整隅子曰季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
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願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



程孔傾蓋相親

子華子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
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
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无媒君子不以交礼也有間又顧謂子
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

婉兮解這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
終身非能見也小子行之

晉鮑善交

列子訪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交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
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
仲去召本作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
孫无知作乱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与小白戰於莒道射
食亦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齊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
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
如欲謂明王好非夷吾其非可君必舍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
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高世齊鮑
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
少窮困時嘗与鮑叔賈分財多自与鮑叔不以我為貧知我
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
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
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无耻知我不羞小節
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称管
鮑善交者

歷變乃知交情

說死難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
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則用兵在後

取長舍短則交可久

說苑離孔子將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
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与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以
長矣

君子之交淡若水

見第一卷

人道交而功勳成

揚子嚴或曰君子自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姚義能交

中說調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談交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能發中

交淺言深

莊子交淺而言深者患也。淮南子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交友之道四

子家子交友之道過則相救善則相勉達則相援窮則相濟

畏友難得

子家子交道貴廣然狎友易得而畏友難得

朋友有服

孔叢子魏秦莊子死孟武伯莊子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

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

昔者號叔閔天大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

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味賦

人為服史不記其詳老聃有

交契

烏集之交初歡後咄

管子形勢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

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勢利之交君子不與

中說禮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

不與也辭中子曰也

面而不心

揚子行朋而不心面朋也交而不心面友也

見第一卷

人道交而功勳成

楊子論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姚義能交

中說調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也交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能中

交淺言深

莊子交淺而言深者忠也。淮南子交淺而言深是乱也

交交之道四

子家子交交之道過則相救善則相勉達則相援窮則相濟

畏友難得

子家子交道貴廣然狎交易得而畏友難得

朋友有服

漢子卷五

孔叢子觀秦莊子死孟武伯莊子曾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

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

昔者號叔闕天大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

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陳賦

人為服也其說不載其詳老聃有



烏集之交初歡後出

管子解勢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

集之交初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勢利之交君子不與

中說韜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

不與也文甲子也凡中

面而不心

楊子行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交也

擇交

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荀子默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有謂友同義相道不同何以相交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胤雅無將大車維塵其言無與小人處也

君子擇人與交

說苑雜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君子擇而後交

中說欄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鄙吝者不足與交

十三

墨子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交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五

類意標題諸子集要卷之六

前集

古番如軒蘇應龍兩夫編類校正

儒學門

儒

儒者非無益於人之國

荀子儒孫卿曰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為人
下如是矣王系昭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
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受利
刑正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
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響也信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
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竭也而趨之四海之
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師長也詩曰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
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

不能以百里之地而謂一天下不可謂之大儒

同前同古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
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

大儒窮則獨立貴名達則善一天下

荀子儒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闕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
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
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難視夫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
國莫能與之爭勝公畢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
徵驗也其言有類類其行有礼其一事無悔其持驗變曲當
法與時遷隨與世偃仰千之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經也精
也考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英瑣逃之邪說畏之

言違於情而行矜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奔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荆王以儒衣為惡

新序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贊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祈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人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

儒者不博七

曰非子外謂齊宣王問臣情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臣情對曰博二集勝者必殺集殺集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為害義故不弋也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

叔孫通世濁身清

孔叢子謂博士凡仕六旬博士孔叢也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博士凡仕六旬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通嘗之韓人也秦特以文幸特切博士漢王入彭以通以弟子為幸

魯不用真儒故削

揚子珺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不統于京李平曰皇一屬美安於下而外則棄于京前曰可也歸其侵疆吳越曰平則王在也孔子用於魯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通天地人曰儒

揚子珺通天地人曰儒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一之通是謂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

儒效

周公大儒之效

荀子儒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奔赴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獲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

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官叔虛讀為殺國而天下不稱戾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拊迹於文武周公歸周謂公歸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屏成王也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以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讀為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節期也之變為故以枝謂公武王之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凡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也反易變化天下厭反然之也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天是之謂大儒之效

儒反

身以平其性也齊人之并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天
不以其性也齊人之并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天
亦接乎心之曰卒才肯反言穿井之人為已言泉之有之不
卒曰者不知泉之天然也人曰不知長天然之墨也也之

聖學

禮雖非以成聖然不孝亦不成

荀子大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
以成聖也不孝不成堯舜於君疇舜於務成昭禹舜於西王
國君國漢書古今表未詳所言之曰西王國西王國亦有曰成子
黃帝至于孔子皆有師孝

新序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孝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
孝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
曰有臣聞黃帝孝乎大真顓頊孝乎綠圖帝嚳孝乎赤松子堯
孝乎尹壽舜孝乎務成附禹孝乎西王國湯孝乎威子伯文王
孝乎鉞時子斯武王孝乎鄭叔周公孝乎太公仲尼孝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孝不明古道而能安
國家者未之有也

皇帝王霸無有不孝

新序呂子曰神農孝慈老黃帝孝大真顓頊孝伯夷父帝學孝
伯招帝堯孝州支父帝舜孝許由禹孝大成執湯孝小臣文王
武王孝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孝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孝咎犯
隨會秦穆公孝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孝孫叔敖沈尹筮吳王
闔廬孝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孝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
所孝也

大聖之孝

徐子孝者所以摠羣道羣道摠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
之故出則元亨夷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少昊觀天地而
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蹟而

作書斯大聖之孝也

○聖孝反

隋文終以不孝為累

中說家銅川府君名隆文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帝從容謂曰朕何如主也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孝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佳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者上表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連也

○學

孝有三聽

文子道老子曰上孝以神聽玄覽中孝以心聽或詩下孝以耳聽或詩以耳聽者孝在皮膚以心聽者孝在肌肉以神聽者孝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

海子六

士不厭孝則成聖

管子形勢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士不厭孝故能成其聖

薛譚孝詭

列子調薛譚詭諛於秦青之人並猿目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始詩書終禮樂

孔叢訓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孝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性必加孝

孔叢節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孝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

加之以孝則無惑矣未前白性曰不登高无以正其

幼者必愚惟孝可以愈愚

說苑雜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

既莫知以孝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孝問以脩其性材必待孝而後成

說苑雜騏驥雖疾不過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問不能致聖

積孝成聖

說苑雜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孝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孝所以益才

說苑雜子思曰孝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齋而深思不若孝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平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凡人他無足道而有孝亦可見於時

說苑雜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孝乎其身人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諸侯者其惟孝乎

老孝如炳燭之明

說苑雜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孝恐已人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戴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戴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孝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孝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孝如炳燭之明人燭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孝之於人猶馬之策弓之檠木之繩

說苑雜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非此之

人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孝豈可及哉子路曰孝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擇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孝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孝子路曰南山有竹非採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孝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欽而砥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此語子路初見於

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孝不暇孝詩

說苑卷子貢問子石子不孝詩乎子石曰吾服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服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孝於子

公明宣居曾子之門不孝而未嘗不孝

說苑卷公明宣孝於曾子三年不可書曾子曰宣而居三之門三年不孝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孝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

叱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孝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未儉而不懈情宣說之孝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人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孝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孝而未能宣安敢不孝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三不及宣其孝而已

青冰木金之喻

荀子子君子曰孝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縣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縣使之然也木受人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孝而日三香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

始上終聖

荀子子孝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一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孝至乎沒而後止也

孝必入耳者心

荀子子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六分

類之綱紀也故學在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
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畢矣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者乎心布乎四人形乎動靜端而言信乎
口與之言也蠕而元反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
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則則則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無所不至始為善學

荀子勸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躡人步不至不足謂善
御倫類不通事有倫之仁義不一石有仁義不足謂善學

荀子勸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
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言書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觀
之身之入除其害以持養之物足以辨者去之使目非是
見止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
非是無欲慮也

荀子六十一
李則賤可貴愚則智貧可富

荀子勸我欲則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之彼李乎
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
子孰慕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花乎堯禹豈不賤而貴
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辯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也別也向者明
能決言所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人白黑豈
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刑徒人也胥相來也俄而治
天下之大器舉階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雜
以多藏千溢之寶雖行乞貸反得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
衣之不可衣去也食之不可食去也賣之不可僂傾也售也然而
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行杆即干也亦
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疑之
情乎積此哉

君子之學如蛻

荀子默君子之學如蛻蟬幡同然遷之故其行効也其立效其坐効其置顏色體出辭氣効言而不滯也無留善無宿問特

學如玉之切磋

荀子謂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并里之珉也玉人琢之為天子玉珪璧理也或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信也

夫子學與其進不與其止

荀子謂孔子曰如埴而進吾與之如立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肫贅則且然欲為人師然贅結肉也具

不學則耳目心口為徒具

新序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亨其聞則不若龍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積學以漸

連叢子孔穢與告琳項來聞汝與諸友生講隸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柔石為之穿蝸蝨至弱木為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此信能踐有之謂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學必自得而後久而不忘

淮南繇內不得于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乎肌膚不浹于骨髓不留于心志不滯于五臟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

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孝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鼂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

善學者如齊王之食雞路

淮南疏天下无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撥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十而後足道難足陸前等取

學者人之砥錫

淮南脩夫純鉤魚腸劍之始下刑繫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劍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陸制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也

智而自怠不若愚而好學

淮南務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也向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有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有天資者不可無學力

揚子脩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宋咸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錯石執石礪不礪不錯焉錯諸質在其中矣宋咸曰性雖否亦則何所用矣礪靈紅礪而其知之謂矣否則輟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

學者審其是

揚子脩習乎習賈之終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宋咸曰非謂為業安於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况習是之勝非乎聖人之道明則其端自息矣於戲光曰音鳥下音呼又音直

反孝者審其是而已矣吳曰習乎習誠慎其習也以習諸子
平孝者詳審而已矣相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而為或曰焉
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茂也仰聖人而知眾說
之小也此曰人苟心於聖人之道孝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
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此曰仲尼雖不王

禮義之孝可以自別於禽獸

揚子修鳥獸觸其情者也無弼曰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
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宋成曰聖賢以鳥獸
故作禮義使衆人自別於鳥獸豈強為之教哉人之不孝雖无
夢如禽何不知禮義孝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
以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人能務孝則才慧發

劉子崇人能務孝鑽鍊其性則才慧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

揚子六

塗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
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
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
厚不遊六藝不知智之源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孝也
故具竿質勁非筈羽而不美越劔性利非淬礪而不銘人性讓
呼友惠非積孝而不成

孝以積漸而成

劉子嗣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
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長疊成而大鏡反交
舌如指必木為舌不齊其指累年而折懸岩滴溜終能穴石規
車牽繩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
之所成也

孝者心之耳目

徐子民之初載其蒙未祛譬如人中宵在於空室所求不獲白

日照然則群物斯辯學者心之白日也

孤居不如務學

徐子倦立而思遠不如達行之必至也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也

其學也鄉

家語曰君子之學也博其學也鄉

心學身行

說苑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

學不可雜

文中子不雜學故明也明道

脩學當斷

子家子脩學不可持一心斷以不疑鬼神避之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脩學要有變化

子六

十四

子家子脩學要有變化不爾只成腐儒學者勿徒事其迹

弘大剛直皆學之力

子家子凡人引之而高弘之而大厲之而剛矯之而直者皆學之力也

學不可以不思

子家子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要思索如何是其人只如產宣公云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如何是所學

學反

學之无得反失其故

莊子秋魏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夫壽陵範餘子未識

焉餘之學行於邯鄲範目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

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道口去起據

也李音往反而不合舌幸而才下乃逸而走

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列子繼揚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文請揚子之堅追之揚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戚好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也好又非夫子之有而擅言笑者何哉揚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何若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殺身以成名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則躬被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揚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漂舟鬻渡科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

止羊學者以多方喪生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丁文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雜學不為通儒

尉繚子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

小學大迷

淮南子說人不小學不大迷小迷不博不能不小慧不大愚不能通物故大愚也

小人以學為禽犢

荀子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

小人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人之物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為聲曰教之然也教與戲無異或曰讀問一而告二謂之贊贊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通傲非也贊非也君子如嚮矣

贊禮謂之贊贊禮謂之贊贊禮謂之贊贊禮謂之贊

贊禮謂之贊贊禮謂之贊贊禮謂之贊贊禮謂之贊

者雖死亦不能悲矣謂孝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孝矣謂有甲

人之不能學嬉戲有以害之

淮南錄人莫不知孝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
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
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
馬鴻鷹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
問識必博矣

墮而不孝者有愧於孟子一不孝之戒

子家子孟子以惰其四股為一不孝凡為人子孫游惰而不知
孝者安得無愧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六



